原件短缺

卷1-5

漢書揚雄傳傳作經諸范
師古曰經常也范法也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五百篇 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世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

冠乎群倫經諸範 範模○咸曰倫品也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群品經緯以制度而爲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軌範○光曰聖人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

宋本五百下缺二字

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豆之法度以爲萬世之常道譔五百秘曰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奥可量哉○光曰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秘曰趙岐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光曰並世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光曰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秘曰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生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七南切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夫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閼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絶出則萬物遂絶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絶楊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爲之言爾註以別爲一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

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藏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爲聖人無疏數之期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咸曰問有所詘身之事○光曰詘與屈同曰有曰焉詘乎咸曰焉安也言安所詘

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祕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孔子本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祕曰陽虎陽貨爲季氏家臣專魯之政孔子本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祕曰

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是欲詘身以行道語曰子見南子又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

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祕曰不詘謂不順從靈公而對以俎豆之事○光曰陳直刃切

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爲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咸曰信讀如屈伸之伸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詘之可乎雖得天下不當爲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斯之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

宋本無或字

宋本無可字注內有者字

可爲詘道伸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
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
殖歟聖人以行道爲務凡人以祿殖爲先○光曰殖豐多也昔者齊魯
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
名也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
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爲奉
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祕
曰叔孫通爲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

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
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楊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
生謂宿儒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咸曰
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祕曰若以二生爲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開說
其君臣之義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或難楊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爲是
則仲尼之歷聘爲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
制素法也。○祕曰欲行巳之道合於聖人之法如委巳而從人。雖有
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巳而從人

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祕曰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楊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隨莽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趄則當委巳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祕曰用其人當從其道從之則棄其所習。光曰習謂故常所安逆其所順。光曰順謂情志所欲彊其所劣。光曰彊其兩切劣謂彼所難能捐其所能。咸曰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道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祕曰既從聖人之道則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爲能者捐之是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切能謂心所素有衝衝如也。光曰心相逆鬭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咸曰衝衝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安能用之○祕曰當時諸侯衝衝然非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宋呉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之至德謂至明之德也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

或問宋本提行起

宋本無德字

用之下宋本李注有捐棄二字

淺之乎言聖人矣

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道術何所之詣。祕曰何所之乎。光曰惡音烏曰之後世君子。許來哲。祕曰與諸後世之王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光曰俟後之聖賢必有能用其道者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祕曰譬如賈之不售。○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諸爲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咸曰邪道苟合久而益非。○祕曰行一切之利不可經世聖人愈鈍而後利咸曰正德不偶久而益光。○祕曰初不苟合久而利博。○光曰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關百聖而不慙

祕曰關猶言管也荀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光曰孔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蔽天地而不耻咸曰蔽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愧。光曰蔽當作弊終也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祕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光曰爲衆說郛貴無敵富無倫光曰倫匹堯舜所不能踰利孰大焉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而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光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嫌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祕曰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光曰音義曰天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曰若

宋本李注有倫匹二字

或曰二字宋本提行起

是則何爲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去衛之爲乎○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曰愛日祕曰欲及時急於行道曰愛日而去何也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祕曰去魯○光曰留魯而化之則收効彌遠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不用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爲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授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雉噫猶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雉噫然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道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雉噫者今從李本無雉字正與政同厭一蓋投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爲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佗國觀庸闕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光曰知已

宋本婢作謀　宋本厭　宋本正

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佗國 或曰君子愛日乎 祕曰君子必如夫子愛日乎 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祕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道之著。光曰居處不仕 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暇給。咸曰言不廢言晷安得餘日而愛之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 祕曰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 曰聖人之言天也 咸曰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如五運正統者爾故能相因而損益 天妄乎 祕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無妄也言暴亂者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譬如天天運行有常豈妄動乎 繼周者未欲泰平也 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也。祕曰秦不用三代之禮是未欲太平也 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至矣 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臧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立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今註辭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正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幷天下其可謂篡邪秦與王莽暴則同矣而其所取異焉。

宋本厭

宋本作太 下同

祕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祕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正。光曰渾戶昆胡本二切目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難了。咸曰支離猶委曲也。祕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遍。光曰支離猶扶疎繁多之貌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朗然事得簡易。祕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沿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已

戶昆切又胡本切

宋本無出字

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沌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咸曰言天地之道闢闔舒慘是亦先委曲經營而後至於無爲五經之文浩博祕奥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祕曰已達聖人之道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既明則經不繁矣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祕曰庸用也老子有絶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漢尚黄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詆訾聖人是以或人問難多此類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光曰倉廩雖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

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光曰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裕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曰如有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鬭之𧇊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昬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能占之。○祕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謂之聖○光曰仰觀象俯觀法若此則史

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知天意也○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祕曰或人復問史之尤著者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星晷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祕曰晷規也

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之隆盛亦規德而已○光曰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賢者志大之謂○祕曰小小道

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光曰治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爲大

聖人之言遠如天天懸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而人不能究賢人之言近如地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光曰天高遠不可及地雖近亦承天而時行

瓏𤫊其聲者其質玉乎玉之瓏𤫊其聲亦猶君子青玲其德音。○祕曰諭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光曰玲𤫊宋吳本作玲瓏今

解肆字獨有味

也秦則無無之故多疵病

周之士也貴道泰業隆故尊貴。○咸曰言周棄邪用賢爲貴。○祕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升之所以貴。○光曰閑於禮樂故可貴

秦之士也賤道否人卑故窮賤。○咸曰言秦棄賢用邪故賤。○祕曰秦之士以刑法而責成之所以賤。○光曰習於刑名故可賤

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而道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縱直言。○祕曰肆猶縱恣也。縱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

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爲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祕曰拘拘束於法。○光曰動爲文罔所制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

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夒魄既望。則終魄于東。光稍虧於西而漸東盡。○咸曰按周書召誥曰惟丙午朏。傳云、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載生魄。傳云、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爲明、魄爲晦矣。夫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于西。夫月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註文隨誤强解以魄爲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終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爲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月迎日。天理然也。○咸曰遡向也。夫日行遲、一歲而周天。月行速一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有

宋本無也字

面以二字從宋本

從李本𪈷盧紅切靇音靈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矢正也。肆操也。○祕曰矢放也。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爾雅曰矢弛也。郭云弛放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性與天道。○祕曰所以遠如天。○光曰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深遠也周之人多行貴尚德義。使人得行其道。○咸曰正文但云周之人是統言衆人矣。而注爲仁人得行其道。況衆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爲仁人則又與正文相反。非揚旨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賈之人皆得謗議於市。故衆人略無諱忌所行。皆可爾秦之人多病道屈沈也。○咸曰以道屈沈爲病。病又非爲衆人安有

宋本人

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棄市所
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

行有之也病曼之也

行之者。秦無道也。咸曰注
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
秝不解行有之病曼之義但云周有德秦
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
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
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
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
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
言無愈時也。祕曰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
而不壅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周人所
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
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
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丁孟切曼
莫半切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教之

迎日之義其上下弦之時行度近日所以光
損而未盛及夫月十五日其行度遠而與日
相對望所以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
損遠君則勢盛揚子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
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
○光曰遡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
有功

彤弓黸矢。不爲有矣。

以論有君而無臣。
咸曰周之制諸侯得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
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百玈矢
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
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玈弓矢哉故曰不爲
有矣注謂以諭有君無臣不連上文失之也
○光曰黸落胡切與玈同彤弓玈矢人臣之
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使安能有功故雖
受彤弓玈矢之賜未可自謂已功恬而有之

語本孟子敬人〻恒敬之自侮然後人侮之意

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胥無善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鑒不遠。○咸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爲君者辨聽周秦之跡闕刻竊明視臣庶之行病拘肆則爲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見故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

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咸曰鄭康成云心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之

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

宋本聽佁本作陆非

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光曰彊其兩切下同世人皆苦禮之拘難以彊之

曰難故彊世。祕曰禮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

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咸曰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不學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其兩切　薄故切　徒濫切

宋本無矣字或問提行起注內有可字

○光曰夷俟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唱果皆其情所欲何必彊也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也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爲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人之所難用使而爲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是其爲名於行禮同也盖因上文彊禮之論故於此誘之爾註以生知習學之義別爲一叚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彊以從禮及其成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弛舍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弓良在撤格人良在禮樂○咸曰周禮謂撤爲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撤正之也人之

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此亦因上文而爲之言○光曰撤居影切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喻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祕曰川無防則水爲害器無範則人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楊朱之道放蕩而非法墨晏儉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

先人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申韓險而無化**祕曰申不害韓非之法傷於險而無教化**鄒衍迂而不信**迂迴不可承信○咸曰鄒衍之術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不可逾也○光曰無不覆載**次山陵川泉也**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光曰得天地之一端佐天地以育物**次鳥獸草木也**區別各有所長○咸曰班固分人爲三等演而成九品揚亦以人分較爲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爲賢則鳥獸草木之流矣有肯哉揚子之言○祕曰衆人也語曰

無化下宋本李注云險克所以無德化

漢書揚雄傳尚作上鄧展曰鼓之動也

洪範明作哲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彌小○

揚子法言先知卷第九　李軌注

先知篇先知故次之五百咸曰聖人之哲動則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光曰鼓謂鼓舞**中和之發在哲民情**哲智○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僞無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光曰哲當作晢晢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譔先知**祕曰聖人達于事幾吉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

宋本有於字

化○光曰論
爲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光曰幾音機下同 敢問先知曰不知荅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也○祕曰知之其神乎 知其道者其如視舉目便見 忽眇緜作昞音炳眇緜遠視○咸曰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昞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隔爲一句復以眇緜爲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光曰宋吳本昞作炳今從李本音丙闕 先甲一日易以豉切後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王之道先令後形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故曰後一日難也○祕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歛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干有十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光曰並闕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

宋本初

宋本有也字

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或問爲政有幾幾要也欲知爲政善惡之要○祕曰請問其目曰思斁斁厭○咸曰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祕曰斁厭也思斁二義而已○光曰斁音亦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匡○咸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光曰王當爲匡詩傳云皇匡也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祕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皆其思矣○

光曰召實詔切芾非貴切夫音扶下同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徑○祕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民無斁之之文揚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之人討則不然也○光曰內音納嗚嘑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光曰何以致之曰老人老

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爲政如此。民所思也。○祕曰使人各得其所。則見思矣。若汙人老。汙慢○祕曰汙辱也。○光曰汙哀都切。屈人孤。屈窮。○祕曰屈抑之。病者獨。祕曰無所養。死者逋。祕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光曰逃棄不葬。田畝荒。杅軸空。之謂斁。民厭苦也。○祕曰使人各失其所。則見厭矣。爲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知其旨。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爲利。以義爲樂。則勤於進矣。○祕曰博愛爲仁。則其利彌廣。合宜爲義。則其樂無窮。○光曰仁義者顯榮。故利而樂之。厲之以名

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厲勸之。以美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怠。非日新而何。○祕曰日日新。○光曰陶陶喜爲善之貌。或問民所勤。勤苦。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光曰不能宣布稱上志。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光曰掣肘不得行其志。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祕曰駢并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光曰衣於旣切。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晝也。

土木衣綈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爲惡政。**聖人文質**

者也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咸曰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聖人因爲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註謂因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祕曰因其質而文之○光曰質者爲政之大體也質既美矣文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辨彰貴賤。○祕曰五車十二衣以彰之

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祕曰文藻五色以明之。○光曰藻色謂文物也彰明上下之體

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其德美。○祕曰和鸞玉佩五音六律以揚之

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祕曰頌載其德光顯後世皆所謂文質者也

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耺吾則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覩聖人。○祕曰耺鐘鼓之聲也耺與隱聲相近隱訇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光曰李本吳本耺皆作耺秉粉切說文云耺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聦音雲耳中聲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皆在制禮作樂之中也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光曰言當隨時制宜

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祕曰漆膠類

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

宋本作抎
作則吾
宋本暗

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爲之訟華○祕曰隨時制宜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於舜禹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祕曰大綱皇綱也堯命舜舜命禹○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夏殷周屬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則與子也○祕曰卓然可見○光曰屬音燭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祕曰畫象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象加漢文令曰盖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不犯○光曰揚子以象刑爲畫衣冠異章服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

不恤私也○祕曰五刑之屬三千○光曰辟步役切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五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祕曰仲尼之道亦二帝三王之道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之常也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爲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祕曰予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盖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

征平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驢弓一驢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祕曰各有司存、或苦亂苦患。○祕曰或人以任有司苦患其紊亂

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祕曰提其綱正其紀則有條而不紊。○光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曰惡在於綱紀光曰惡音烏下同、曰大作綱。小作紀。網賴綱紀。君任輔佐。○光曰天子爲四方之綱諸侯爲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綱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也仁廉禮義爲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祕曰管仲之器小哉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

未詳

後治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沓群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爲器器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覽察其人考其勳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先正其身然後正人或曰爲政先殺後敎光曰言當先使民畏威然後可敎曰嗚呼嗚呼者駭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爲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

宋本覽

宋本作於乎有者字

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雊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矣○祕曰聖人之教化亦非強爲之蓋順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牧之而已譬如蠶之能行雉之晨雊虫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耳斯爲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崔豹古今註云蠶曰玄駒○光曰宋吳本已作成今從李本蠶出蟄而行雉之朝雊皆春候也天以陽氣薰蒸萬物而成春聖人以道德陶染百姓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已哉民可使覿德是以堯舜之民可比屋可封不可使覿刑是以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祕曰王者可以德示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

從宋本增改

易坎險爲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言也爾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覿德則純覿刑則亂。祕曰觀德則民歸厚故純觀刑則民生僞故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繢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難非真龍。眞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祕曰言龍非其然乎眞龍然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傳說賢明之實者豈能爲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爲政者當務實不可以文飾致治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爲政之實。○光曰核下革切謂精確得其實曰眞僞用眞人遠佞僞。眞僞則政核善善明則

宋本歎

眞人顯惡惡著則佞僞息眞僞審則政事核也。○祕曰直眞眞而僞僞則政得其實○光曰眞僞眞僞當作眞眞僞僞古書多然如眞不眞僞不僞則政事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祕曰眞僞而僞眞則政事不寔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祕曰雷發則羣蟄皆起雷收則羣蟄坏戶不主於一者也。春風至則萬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曰一再言其少洊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聖人樂天咸曰聖人

宋本無二其字

宋本無天字

知天命遇與否皆樂焉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祕曰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字今從李本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咸曰故仲尼惶惶于宋鄭之郊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祕曰所謂樂天○光曰離力智切下同遁離者是聖人乎祕曰傀隱行怪非聖人歟○光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雖之不才其卵毈矣毈敗○光曰毈音段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祕曰毈謂壞而不化野謂朴而無禮或曰載

宋本李注

宋本有問字

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刱也○祕曰載則也曰吾不如弘恭咸曰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爲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中傷人○光曰恭習律令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公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於湯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奏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光曰剡以冉切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咸曰和謂剛柔得所剛則甈。柔則坯。甈燥也坯濕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爲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

治○咸曰甈破瓦又破罋也坯怌恐也言陶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曰宋吳本坯作坏今從李本甈居延切甈五計切坯鋪回切坯土踈慢不黏也言甈者和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踈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祕曰天地以中爲用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光曰以其惕躍故近中愈於潛亢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四表○祕曰聖人之道中道也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不及則未不及則未盛明

過則昃日昃明盡言昏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光曰貉莫白反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是治畮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音佃咸曰示均而無并兼刑也者與衆棄之咸曰示公而無枉濫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興奢侈長僭亂○光曰衆田庶人田皆音甸人亦多不足矣僭亂既興民多匱竭爲國不迪其法迪蹈而望其效效功譬諸算

乎。夫算者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筭西管切欲
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
財而運筭終無益於富也

宋本其治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揚子法言卷第九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七

以北面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　以事乎其上

李軌　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重黎篇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志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一

言志以下八字宋本無

一槩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咸曰或邪或正皆不齊等故救論其要一以聖人之道槩量之○光曰經

師古曰一以聖人大道槩中槩古代切

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謨重黎咸曰君聖

臣賢邪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曆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光曰重直龍切下同

曰近羲近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者其所以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羲和義與古殊矣揚故舉其本而譏其殊

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置羲和及羲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聞

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咸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祕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始

曰託也假黃帝也

昔者姒氏音似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自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

扁薄泫切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咸曰扁鵲姓秦名越人

夫欲讎偽者必假真讎類○祕曰讎匹也欲匹偽必以真使人信之○光曰讎與讐同詩晝切

禹

音機下同俗本作幾幾乎
尚書舜典正義引揚子云
幾乎幾乎

平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眞僞之分也或問渾天光曰渾胡本切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光曰度徒各切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爲武帝筭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爲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筭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云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絶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政令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

乎宋本作近
違下有違字

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作幾幾乎今從李本　光謂象之謂作渾天儀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咸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光曰難乃旦反或問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祕曰世多神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

宋本作者

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之謂○祕曰神怪無實聖人無云小爾雅曰曼未沒無也○光曰曼無也無言之者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咸曰伍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誰賢○光曰[種]章勇切下同曰胥也俾吳作亂光曰謂進專諸於闔閭使弒僚破楚入郢郢楚都也○祕曰子胥父奢爲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

[illegible]宋本改

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楚巳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鞭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堀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光曰[藉]慈夜切皆不由德報父兄之耻於斯則無禮○祕曰自俾吳作亂至藉館皆志自在報其讎非由德者也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爲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

尸下宋本李注有掘平王尸而鞭其墓八字當按尸墓二字乙轉

夫差伐越至吳不取二十字宋本缺

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蠡不彊諫
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詘社
稷之靈而童僕祕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將報越欲先吳
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爲未可而勾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
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
首請與妻爲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盡
強諫而免此敗又終弊吳祕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
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爲不可吳王夫差遂

自賢皆不足卲也卲美。○祕曰二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賢者議之俱
不足高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爲
善○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
讒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遯於賢
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
一節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曰言非有高材遠慮
但首亂之人耳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
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寶之至也。況乃輕

東種絕句　種章勇切

宋本重之字

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爲福先適足以爲禍始。祕曰言爲權首者先亡也范曄曰夫爲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祕曰韓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爲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并天下乃稱皇帝令言始皇三載而咸者盖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齊天下爲一今云三載闕 時激地保人事乎 祕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㴒當作徼古堯切徼

高山似指終南

其可取之時 曰具 咸曰具備也言三事備有 請問事 咸曰問三事之目。祕曰問人事 是人事也 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 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死之賞罰於是遂彊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効也 保 問保術 祕曰問地保 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 高山或作商山 西采雍 於用切 梁北鹵 音魯 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 采食稅也涇涇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憑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祕曰東以太河爲溝塹南以商山爲險阻西以雍

注宋本李注增下同

西采注云食稅食代切式知字

梁二州爲供事比以涇水之堺爲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屈此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采孔云供王事而巳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堺謂義渠掠其畜食以自資。**激**祕曰問時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方比。○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朴以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斲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儒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適丁是時也**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公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爲諸侯**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咸曰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爲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彊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晝以制之乎。○光曰赧奴板切侯衛畧畢九服遠近**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因也節度也。○咸曰庸用也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者莫大於僭**僭莫僭於祭**咸曰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祕曰天子得祭天地**則襄**

宗本重　宗本用

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祕曰僭兆已見昔者襄公始僭西時以祭白帝光曰時音止文宣靈宗興鄜時上下用事四帝光曰鄜芳無切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鄜時宣公起密時靈公起上下時○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爲主少昊之神作西時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鄜時也至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

俗本作天下誤

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膳胙於秦也故大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從李本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攘肌及骨咸曰肌腧遠骨腧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強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遠削而至於近矣報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強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豈報王可制乎○祕曰周平王東遷秦僭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

宋本報上有而字

以辭章論之此條宜為快奇矣

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頓首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赧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或問

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咸曰始皇莊襄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爲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巴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秦十五載而楚楚項羽○咸曰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年爲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霸王故云十五載而楚

楚五載而漢咸曰項羽爲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而天下三專於人其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

曰具備有之也○祕曰天數人事相符默定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二國故夾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祕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爲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六國蚩蚩爲（于偽切下無爲同）**嬴弱姬卒之屛營嬴擅其政**

故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咸曰蚩蚩無知也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
徒爲秦終專其政以幷天下也○祕曰解朝
曰離爲十二合爲六七秦稱富强故六國之
衆皆爲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
擅有天下屛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屛營迴
惶也○光曰音義曰[屛]音幷謂屛營猶旁皇
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爲秦
開兼幷之資終自失據爲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猷罷侯置
守守失其微本或作徽天下孤睽睽猶乖離也○咸曰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
諸侯之制分爲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
無防徼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祕曰
秦患周之敗以爲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
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爲三十六郡

宋本有也字

秦雖置監守未弱也溫公爲宋之監州言之

月字本史遷秦楚之際月表

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
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
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
因矜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姍笑三代蕩滅古
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
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衞○光曰[守]手
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
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
相乖離殺守而爲盜由守素微弱故也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
天下擅楚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
割也擅楚之月有漢𠞰業山南發跡三秦追項
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

雍

既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
旣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
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爲雍王都廢
丘司馬欣爲塞王都櫟陽董翳爲翟王都高
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
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
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兼
之亦天也○光曰刱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
廢一興皆天命
使然非專人事
人
祕問人事者何也
曰獨問人事
曰兼尚才
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
咸曰兼用也尚
尊也右上也左
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
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
然所取之異故一忘一興此乃人事也○祕
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

宋本才尚

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
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
天人合應功業乃隆○祕曰天命
因其人而興之其人非受天命亦
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
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
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
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
項羽爲高祖所敗於垓下臨
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罪
諒乎
信如羽
之言否邪。
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
屈盡也○
咸曰言漢
能屈巳以用羣臣之策群臣能屈巳以悅羣
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
者故曰漢屈羣策羣策羣力爲羣
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
楚憞羣策而自

注宋本改
宋本有邪字無也字

屈其力懲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是惡羣策而徒屈己以自用其力故敗也。光曰懲徒對切既廢羣策而不用是自屈其力也屈人者克克勝自屈者負。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咸曰言楚之士自取爾○光曰言何預天事或問秦楚既爲天典命矣光曰爲天主號令典主。○咸曰言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爲天掌其命以擇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弟與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曰天胙

宋本無也字

宋本亦作灞

宋本作乎

司馬說長

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祕曰昭德者天福胙之令長彰惡者天隕越之令短。○光曰胙與祚同忒當作慝惡也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明慝謂惡之顯著者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也故天胙之爲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庭謂天帝之庭猶皇階帝籙之義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郊祀。○祕曰天福胙之爲天地神明之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宋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

宋本重主字

跆藉三正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也直作跆亡往三正謂子丑寅秦始以亥爲正自以水德剛毅戾深事決於法毋仁恩和義乃播虐於民也

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之德故爲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籍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咸曰胎當爲跆字之誤也閱狼也胎籍猶暴侮也○秘曰閱鬩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傲擾也黎苗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閱許激切胎當作跆徒來切蹋也籍秦夜切黎苗民也子弟且欲喪之。咸曰子弟至親亦欲其喪亡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秘曰謂其不仁不親不祚宜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秘曰不胙之爲神明主曰無土秘曰

語奇而無味

爲天下得人則傳祚猶萬世之遠也

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秘曰舜禹本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爲胙也或問聖人表裏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一而巳或問義帝初矯矯立○咸曰義帝楚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爲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陽尊之爲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光曰矯擧也初擧兵○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光曰龕與戡同音堪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

南陽守齮降沛公遂降析酈入武關不謂南鄭也

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旣分爲三秦而楚項又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何也○祕曰龕宜讀如戡戡克也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曰人無爲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祕曰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爲之用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咸曰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爲漢黥布方爲楚其鋒鋩如劒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祕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鬭立功使左右劒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爲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劒故蕭何劒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匹夫杖劒自立雖蹔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爲或曰勿則無名如何咸曰言不然則爲秦臣者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祕曰夫貴名者善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於虔切下焉用切咸曰令善也焉安也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爲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爲之逆矣

宩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不終而躬爲反逆焉有令名或問淳于越曰伎曲咸曰淳于越齊人爲秦博士諫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爲伎曲言有伎有曲也請問咸曰問伎曲之目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橈辭可謂伎矣有才伎也○咸曰虎挒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可橈可謂有才伎也○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與令從李本挒音

音種俗本作與誤

列磔陟格切橈女教切下同闕仕無妄之國祕曰捘易無妄其乾道四德而秦出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決行於世詐免乎災青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橈時橆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爲無道○咸曰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遠去也言秦亡道如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遠引徙欲分解其亂雖能強言封建之事亦曲矣○祕曰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巳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百家語有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橈亂也或本作鮑○光曰並闕或問

漢宋本李注增

漢宋本增改

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以嫪每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輿執轡虛左親迎其母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或者未辯歟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爲所亨案漢書云韓生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爲羽所烹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曰生捨其

漢書作沐猴

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咸曰生謂韓生也木侯當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爲沐猴雖見烹亦宜矣○祕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烹不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知項羽暴伉素不爲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辯劘虎

世德堂刊　揚子卷七

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劇近虎牙言其殆也○祕曰劇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毋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許居謁切劇音摩直數其惡是逆許歡之以孝入之以忠是順守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祕曰甘羅甘茂孫也以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爲之祖父使之然乎○光曰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也○祕曰人

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光曰酈音曆食其音異基說音稅韓信襲齊以身腊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爲蒯通所說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襲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

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爾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耻之也○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之而爲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脂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欺誘它人此危事也**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祕曰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爲巫抵擠也謂其談說若擠排使之○光曰信旣不用其策又陽狂爲巫言亦未辯**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巇隙也。**曰巇可抵乎**祕曰巇嶮巇也言若設巇嶮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光曰巇許羈切**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咸曰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小人伺見巇隙則作況拍去關鍵乎○祕曰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人惟禮是視不爲小人巇嶮之謀況信拍鍵而閉之乎言不可爲也拊拍也鍵鍵籥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鍵籥匙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抵之抵巇猶不可況閉戶無隙而欲拍鍵彊入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光曰太史公語**忠乎**光曰斯可謂盡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爲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也。**至作相**祕曰李斯楚上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

班賁全出於揚

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爲秦王所知始用事以至爲丞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爲宰相也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也○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所用其忠乎霍秘曰或人以斯非忠請問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秘曰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摧酤關内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擁少帝之微秘曰昭帝立年八歲

宋本無也字　乃字末有也字

宋本作六作詔　天復本作始元之初按音義六字下多世字

光前夫人東閭氏曰顯以婢代立注誤

政事一决光班固曰擁昭立宣擢燕上官之鋒秘曰始元之明年燕剌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之班固曰擢燕王什上官處興廢之分秘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難矣哉秘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宅人之所難行哉○光曰李本作始六世之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典廢謂廢昌邑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說至顯不終矣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秘曰光夫人東閭顯使淳

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爲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光曰光知妻顯爲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祕曰馮唐爲郎面對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滂禾反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音申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祕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至于不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光曰信與申同面謂面折

德用士則闓之矣於德又何如。光曰問文帝之德

曰罪不孥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宮

馮唐所言魏尚者爲雲中守擊匈奴有[illegible]以激文帝耳非[illegible]詆也

宋本無以字

從宋本增

公羊傳曰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陵因山不起墳。

或問交曰仁祕曰仁者不棄其交。光曰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義

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無終。祕曰餘耳相與爲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

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並皆羅禍。光曰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僞。祕曰孔安國曰食盡其言僞不實

請人曰晉荀息祕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

鑿穆　顔師古注曰鑿謂穿冢藏音在到切或如字

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正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祕曰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復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爲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勳而無後爲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逾歲謂之遺腹遷之妄也**秦大夫鑿穆公之側**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爲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冢擴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之者譏穆公也至三良則不食其言者也**問義**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曰**

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兼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蹈義則未也○咸曰行而宜之之謂義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已曰如我死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茲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爲過恐亦未盡其宜**或**

問季布忍焉可爲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

宋本無止字有食字

從宋本李注增

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爲奴賣與魯朱家○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爲奴安能忍恥如此

曰能者爲之明哲不爲也言忍辱貪生者乃爲之。○祕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爲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然

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咸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庸烏肯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或問賢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其廉切又音琴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樑曰顏淵之賢僭擬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四皓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韋玄成讓爵皆人所不能

問長者曰藺相如

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欒布爲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歛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爲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謁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渝變也

或問臣自得咸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曰

梁王大懼宋本作梁士大懼

祕曰揚恐不論舉其人以明之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慎丙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爲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日磾爲人謹慎目不邪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爲人周密重慎丞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當在獄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咸曰邪而私乃臣之自失也曰李貳師之執貳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爲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

宋本無善字

注宋本

明爲宣帝擊匈奴不利，質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惡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廪犧爲姦，而棼其廪也。趙京兆名廣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

或問持滿。曰：扼欹。欹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咸曰：扼，抑也。猶抑損之也。言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欹，不然則覆矣。○祕曰：扼亦持也。魯桓公之廟有欹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欹器也。○光曰：李本無欹字，今從宋吳本。扼，於華切。

楊王孫倮葬以矯世。悼厚葬也。○祕曰：楊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盖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倮葬，將以矯世也。○光曰：倮，郎果切。

曰：矯世以禮。祕曰：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爲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也。○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以倮乎？若欲爲已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爲上矣，何以葬爲。

或問周官。曰：立事。咸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光曰：設官分職，以治萬事。

左氏。曰：品藻。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光曰：品第善惡，藻飾其事。

太史遷。曰：實錄。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

周官左氏當時尚未甚顯，故特舉而論之

宋本明字到字

宋本無欹字

事見漢書

從宋本增

宋本之末有也字

邵堯夫曰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遷書剩議當世時或未能渾然故有戮聖作若實錄二字談何易哉三子之識多見其陋也

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曰記事而已

揚子法言卷第十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七

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近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所作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李軌注

李軌 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淵騫篇 咸曰以君臣者率迪淵騫之行則可勝道哉故次之重黎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光曰宋吳本迄作訖今從李本迄至也 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定其差品及文質也○咸曰品歷世之臣貴爲不少矣然以淵騫爲不可及而冠章首有意哉子雲也有以知長爵之達弗逮乎廣道之尊乎或云是篇與重黎共序然

漢書有之疑非揚辭而班固實之未知其據焉○祕曰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爲品藻也○光曰尊卑謂才德高下

譔淵騫祕曰聖人之道豈不大哉賢哲所得各有差品一本無此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祕曰據顏淵閔子騫之徒已沒○光曰惡音烏問今世何無其人

曰寢咸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寢亦室也言游夏諸子在室明入聖人之奧者也○祕曰在當爲不字之誤也名愈彰而道愈隱故曰不寢○光曰宋吳本作在寢今從李本言淵騫之才今亦有耳但寢伏不爲人所知也

或曰淵騫曷不寢咸曰言游夏之徒尚在室而淵騫二子奚不然祕曰淵騫非有文章著世何爲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乎如其寢如其寢咸曰夫入室見奧尚可至焉如顏閔則奧聖人高飛冥冥而絶者也其可慕乎故孟子云子游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揚子之論在於是邪巽風也勃勃輕迅貌○祕曰淵騫得聖人而師之譬如攀龍鱗附鳳翼巽風以揚之勃勃然而興後之人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愈不寢也○光曰宋吳本作巽以揚之今從李本揚發揚也如其寢言其不可寢伏也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文章亦不足爲矣咸曰揚以門人爲三品論

末詳

班固叙典鄭云攀龍附鳳並乘天衢蓋本揚子而非其本意令人但知襲班語耳

俗本作曰在寢在字衍

之也言淵騫爲其絕游夏之黨得其奧七十
子亦被其淳道剶文章末業爾何難爲哉○
祕曰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聞
見所以學爲賢哲君子也至於文章何足可
爲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
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
經○光曰宋吳本作七十二子今從李
本言遊孔門者務學道德不事文章君子
絕德小人絕力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
皋陶以謨非絕德邪是皆德之殊絕○
祕曰冠乎上世力絕
力者何○祕
曰問絕力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音江鼎抃牛非絕
力邪皆以多力舉重崩中而死所謂不得其
死然○祕曰秦悼武秦惠王之子也武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死抃牛亦多力也呂
氏春秋曰遂擒推移大犧高誘云桀多力能
推移大犧因以爲號○光曰抃牛謂以兩手
相擊如
抃手狀或問勇曰軻也曰何軻也曰軻也者
謂孟軻也若荆軻君子盜諸祕曰荆軻衛人
也爲燕太子刺
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
大盜耳○光曰比諸盜賊請問孟軻之勇曰
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
心於勇也其庶乎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
問陳也仲尼荅以俎豆子
雲應之以德義○祕曰養浩然之氣勇之
大者○光曰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魯仲

宋本作猶
有之字

連傷而不制高談以救時難功成而不受爵賞。○咸曰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游於趙會秦軍圍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爲帝而仲連挫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傷猶倨也制猶整肅也言仲連倨慢於爵利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光曰宋吳本傷作傷制作制介甫曰傷古蕩字制古制字今從李本藺相如制而不傷好義崇禮屈身伸節輔佐本國繫時之務也。○咸曰藺相如趙人相趙惠王與秦昭王會澠池既罷歸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頗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常引車避匿嘗曰顧吾念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宋本作理

趙者徒以吾二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至相如門謝罪此言藺相如自屈如是欲整肅於官事而不倨慢於爵利也○光曰音義曰傷與蕩同光謂蕩謂逸其身心制謂拘於祿位仲連不以富貴動其心而未能忘死生相如不以死生動其心而未能忘富貴故云然或問鄒陽祕曰鄒陽去吳之梁然否曰未信而分疑忼辭免罝幾矣哉鳥罟謂之罝。罝猶人之縲紲。幾危也。獄中出慷慨之辭。由得以自免。亦已危矣。○咸曰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爲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讒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爲梁王所信方爲其所疑雖能分

宋本無由字

解以免固亦危矣○光曰伉苦兩切衝昌鐘切幾音機孔子稱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陽初仕梁未爲孝王所信而深言以觸機事分取孝王之疑故曰未信而分疑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祕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當此四君之時實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辯明之○祕曰進賢育善權在國君而四君專之故曰竊國命○光曰洪範曰臣無有作福作威四豪聚私黨以專國政故曰姦臣竊國命

樗里子之智音智下同如字也使知國

如知葬則吾以疾爲蓍龜。祕曰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未來之安危亦如別葬則其神智如蓍龜

周之順赧以成周而西傾咸曰昔周武王都於鎬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爲秦所滅故曰西傾○光曰宋吳本作周之傾赧今從李本音義曰諸本皆作順赧順靚王及赧王也俗本作傾誤也史記作愼靚王索隱作順靚王或是愼轉爲順

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祕曰周顯王四

宋本無知字從李注增

皆不足以保其國

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公卒葬西山○光曰并音餅孰愈咸曰問西傾東并誰優○祕曰或者以子雲不與秦故問西傾東并誰爲優曰周也羊秦也狼咸曰周衰弱如羊秦強暴如狼然則狼愈歟光曰問強猶勝於弱乎曰羊狼一也過猶不及。兩不與也。○咸曰言周以不道而弱秦以不道而強強與弱雖異而不道一也○祕曰夫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者以道德易暴亂者也今秦以暴虐易微弱而民不安堵何愈之有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爲也曰塹山堙谷起臨洮音叨擊遼水力不足而屍有餘忠不足相也相助也雖盡一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咸曰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里又始皇欲遊天下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後始皇卒胡亥立與其弟蒙毅俱爲趙高所害吞藥而死司馬遷謂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旨與遷同故備載之以見始末光曰李本屍作死今從宋吳本塹七豔切洮土刀切相息亮切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以人易貨

宋本元

吕不韋陽翟賈人也出千金以助子楚子楚既立不韋相之○祕曰吕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光曰捐千金而得子楚

曰誰謂不韋智者歟以國易宗。雖闓列封先笑後愁身既鴆死宗族竄流○祕曰不韋仕不由道用貨財而侫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死是儌取國權以易宗族○光曰貪國權而喪其宗

吕不韋之盜穿窬之雄乎不以其道非盜如何穿窬也者吾見擔石矣未見雒陽也雒陽不韋所封國也揭雒陽而行天下豈徒擔石乎○祕曰穿窬者伺慢藏而得之不過一擔一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

宋本作闓

宋本無吕字　注作何如

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光曰窬音踰擔都濫切又都甘切

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奚何○咸曰白起事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光曰用將所以救亂誅暴

翦問王翦○祕曰王翦頻陽東鄉人也問其將略

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咀噬用牙言其酷也欸者絕語歎聲○祕曰言翦之助惡

俗本作蛛蝥誤賈誼新書曰蛛蝥作網蝥音矛　按蝥或作蝥故音義以爲誤

也牙欸謂切齒而怒也欸怒聲太史公曰王龥爲秦將夷六國○光曰欸烏開切龥爲之牙以噬物**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祕曰要離吳人棄家而爲國疑其有義○光曰要一遙切**曰離也火妻灰子以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義者臣子死節乎君親之難也離由乎人而焚燒妻子詐爲吳仇讎求信於慶忌反而刺之若蜘蛛之小巧耳○祕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揚其灰走見慶忌以劒刺之譬如蜘蛛之蝥毒於人而靡死也焉可爲義哉靡披靡而死也○光曰宋吳本蝥作蝥今從李本蛛音誅蝥音矛靡與糜同音義曰賈誼新書曰蛛蝥作

宋本有求字　靡作劘

由乎從宋本

宋本有虫字

網光謂靡爛也**政也**祕曰聶政軹深井里人也問其義乎**爲嚴氏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爲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俠累韓相名也○祕曰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仲子恐誅亡失游齊交聶政政後仗劒至韓刺殺俠累因自皴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其姊嫈如韓之市伏尸哭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曼無也言政知姊之忠烈乃皴其面使他人無所識認且欲全其姊者也小爾雅曰曼無也○光曰音義曰曼謨官切塗面**軻也**問荆軻○祕曰荆軻也義乎**爲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咸曰燕太子丹以荆軻爲上卿

政軻下宋本俱無也字

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荆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利匕首與秦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見於咸陽宮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軻以左手持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秦王左右遂前殺軻矣○光曰亢音剛

焉可謂之義也

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爲也。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横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

祕曰張儀魏人也蘇秦雒陽人也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裴駰曰按風俗通义曰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横家於是張儀相秦蘇秦相六國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闚谷關十五年問是道夫

曰詐人也聖人惡（烏路切）諸

祕曰皆飾詐辯尚權變聖人不取也

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下孟切）何如也

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辭

曰甚矣鳳鳴而鷙翰也

咸曰鳳鳴謂孔子讀也鷙翰謂秦儀行也○祕曰鷙擊也鄒陽曰鷙鳥累百○光曰翰胡安侯肝二切鷙鷹隼也翰羽翼也

曰然則子貢不爲歟

言子貢亦游說抑齊破吳以救魯○祕曰齊欲伐魯子貢行而說齊存魯破吳彊晉霸越言儀秦非道則子貢學孔子矣不爲之乎○光

宋本有行字

曰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考其年與事皆不合蓋六國游說之士託爲之辭太史公不加考校因而記之揚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

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恥亂國亂而不解其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祕曰子貢之志在解於禍亂儀秦之志在求於富貴苟求富貴則無所不至矣

或曰儀秦其才矣乎跡不蹈已

蘇秦佩六國相印以抑彊秦張儀入秦而復其衡後破山東○咸曰迹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術超卓自然不踐循舊人之迹○祕曰儀秦雖同術豈非才乎秦則務縱橫儀則務解之二人之迹各不相蹈

曰昔在任人帝曰難（乃旦切）之亦才矣

祕曰任佞也巧言近佞不以才也○光曰宋吳本作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不以才矣今從李本任音壬難讀如字佞者口才也舜謂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揚子言驩兜之徒能以巧言惑聖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才乎才非吾徒之才也

祕曰儀秦之才非元凱之才也○光曰口才君子所不貴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甪）里先生

避秦之亂隱居商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祕曰行人所不能四皓也○光曰甪盧谷切或作角音同

言辭婁敬陸賈

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爲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

執正王陵申屠嘉

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封之文

宋本甪音鹿 漢書作角里

宋本無之字

武帝方好文辭申公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公孫弘仄目而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此真可謂守儒也已矣

帝倖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折通又晁錯犯嘉嘉奏誅錯○光曰宋吳本正作政今從李本

折節周昌汲黯。高祖欲易太子周昌面爭以爲不可武帝時公孫弘爲丞相汲黯面折弘於上前以爲弘諛不忠○祕曰折節言其能降也夫彊直之人降則爲亂若二公者天姿彊直而能乃降其折節可尚矣

守儒。袁固申公。袁固守正以得辠於竇太后后使入圈擊彘申公守正以事楚王卒爲楚王所烹此二公終不屈其道○祕曰袁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袁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須之爲清河王太傅久之病免申公以詩經爲訓及趙綰王臧謂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以疾免

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劃於前如一曹參奉隨於後不失○光曰非蕭不能規非曹不能隨二人協心共成漢道其賢等耳

滕灌樊酈。曰俠介。滕公灌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俠高帝○咸曰俠與挾同持也介衛也言高帝爲沛公時而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巳從之爲持衛也○祕曰滕公夏侯嬰灌嬰樊噲酈商皆俠剛介之士易曰介如石焉○光曰介助也

叔孫通。曰槧人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見事敏疾祕曰

宋本作拆通無又字嘉字

宋本無楚王二字公作人

宋本菑

淺宋本改

叔孫通采古禮與秦儀雜著漢儀簡牘之人也槧猶牘也說文曰牘牒也西京雜記曰子雲好事嘗懷鉛提槧光曰槧才敢七廉七豔三切闕**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咸曰景帝斬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爲國○祕曰袁盎譖殺晁錯忠不足也諫除遷淮南王而談有餘也**晁錯曰愚。**畫策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祕曰晁錯知七國之彊不奉辭伐罪而請削乃爲袁盎之所中而不能預言古之愚也直晁錯有焉○光曰音義曰天復本愚作由忠今從諸家錯知諸侯太彊必爲亂故削之而七國尋反身死東市不若主父偃從諸侯所欲分國邑侯子弟而諸侯自弱也故以錯爲愚**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也。**郅都甯成張湯杜周之徒○咸曰韓詩外傳云無爲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此以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暴之甚也○光曰不仁之人而得勢位如虎之得角翼**貨殖曰蚊。**咸曰孔子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求也爲之聚斂是則貨殖聚斂聖人之所疾也漢書稱揚子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今或人問貨殖故荅之曰蚊亦疾之甚焉夫蚊之爲蟲冡人而求生可鄙惡者也貨殖之徒兼并聚斂非義是存亦所謂冡人而求生矣祕曰貨殖之人折毫顧利微而食人其猶蚊乎**曰血國三千使將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咸曰揚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骨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

可以憎蚊作賦題

捋跋上音郎活切俗本作將誤

俗本作沒齒是也

從宋本李注下同

宋本有者字

從宋本改

吴注得之甚言并兼之害烈也

將使其飯蔬食飲水被褐終年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下無咎文者蓋揚鄙其不諭教而彊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没終也齒年也○祕曰揚恐未諭故再釋之曰貨殖之心若蚊自務經飽而血視三千之國使將蹠飯飲水衣褐博之衣没其年齒而後已也齒齡也按周一千八百國而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云三千者蓋貨殖之人倍取於國且言其多歟○光曰李本作没齒無愁也今從宋吴本蚊下曰行字褐毛布也褐博以褐爲寬博之衣也三千言其衆也言貨殖如蚊噆民之血使之皆貧困以終其身也

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咸曰言如是者始可謂之吏也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咸曰荀悅云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國者謂之游俠此云竊國靈蓋言竊行國之威靈以爲之彊○祕曰靈福也遷載游俠竊國之威靈爲已之私義者也○光曰國之所以能爲國者以在上者執號令御其下如人之有神靈也佞幸曰不料而已籍儒鄧通周文仁韓王孫李延年之徒○咸曰料度也夫佞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機穽亦不度者也○光曰不自料其才德不稱其寵祿而貪竊之以取禍敗此皆論太史公書所載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用行

史記不載原涉

宋本家

宋本無文字

含藏功成身退。陳平之無悞內明籌畫外無違悞○祕曰所舉必行無譯悞○光曰李本悞作悟今從宋吳本悞與忤同。絳侯勃之果祕曰誅諸呂立代王果於大事霍將軍之勇祕曰光摧燕上官之黨處興廢之分而不懼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此數公遭漢初定。倉卒之際則權應當時苟以救世。不能與稷契伊周同風。未終先王之禮樂○祕曰言此數公既立功之後以禮樂自終則社稷臣矣○光曰言雖兼數公之才業不能修禮樂以成治平之化亦未足謂之社稷之臣也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祕曰誰近社稷之臣曰仲舒欲為而

不可得弘容而已矣。利周安身○祕曰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禮樂志曰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又曰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為發憤而增歎也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是取容而已何暇禮樂哉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張釋之惟存公平無阿於意○咸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其所謂平矣○祕曰張釋之為廷尉不族盜宗廟御物者執法之平也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雋京兆之見雋不疑當昭帝時有人自稱衛太子。百官莫知其所。不疑後王。取而治之。乃巫成方遂也○光曰雋徂兗切尹扶風之絜尹翁歸清

宋本作悞注作奇
宋本作制無則字之字
宋本有者也二字用作在
宋本不

尊何謂介

博陸未嘗特將何不言營平

廉有節不被滋垢。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尊。成帝時人。治任公正。誅鋤豪彊不避貴戚。斯名卿矣。將既聞名卿。次問名將。曰若條侯之守咸曰周亞夫也守謂守細柳○光曰壁昌邑不救梁以弊吳雖有詔書亦不從長平冠軍之征伐祕曰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祕曰博陸侯霍光賛曰臨大節而不可奪遂正國家安社稷可謂名將矣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咸曰猶益賛禹而有苗格○祕曰以道勝者帝以德勝者王帝王之兵前無敵孫子五教之計一曰道征之以仁義咸曰猶常武所謂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祕曰荀卿

宋本有近世二字下同

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爲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肅使其猶劣諸肅美也○咸曰張騫嘗使月氏道經匈奴中來往兩爲匈奴所得留騫十餘歲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歸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蘇武嘗使匈奴中單于說武令降武不聽單于怒幽武寘大窖中絕不與食又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武既至海上杖漢節牧羊卧起持操節旄盡落留匈奴凡十九年至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得歸故二人雖古之美使所不及矣○光曰沒身者久留匈奴不顧其死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

宋本亡也字

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咸曰揚鄙朔之爲政所以
自發論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
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詼諧射覆隱語之類也
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今觀朔嘗
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數萬言又有封太山
貴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平樂觀賦諸
篇頗存蓋子雲惡其雜而不取之也○祕曰
顏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稱也○光曰朔
言行駁雜所師表者不能純壹其流風遺書
皆蔑然無足觀也或曰隱者也咸曰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爲世稱朔吏
隱者也○光曰宋吳本或曰作或問今從李本曰昔之隱者吾聞其
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redacted]

於殷朝而爲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
兮○咸曰吾聞其語又聞其行者如夫子所
謂作者七人之義也言隱道當如此七人者
祕曰問其聖賢之言行○光曰言皆不然
或曰隱道多端咸曰或言隱之道多端如朔者亦其一也曰固也
咸曰固實也言隱道實多端故陳之于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
人隱也咸曰仲尼亦然○祕曰易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
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其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
時賢者隱也咸曰孟軻亦然○祕曰捨之則藏○光曰考其言行之素皆聖
賢也以不逢其時故隱以避害耳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

宋本有而字

隱也咸曰子貢仲連亦然○祕曰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光曰朔談者耳不遇戰國縱橫之時故依隱玩世不足貴也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咸曰彼之隱者猶爲行道立教而干於時如楚狂箕子去而隱以避害言隱雖有此數端而朔不可以及是○祕曰此皆多端也箕子爲之奴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而有聞著乎洪範接輿佯狂孔子下欲與之言而有聞著乎歌鳳是皆多端之甚者而其道純正〔羅〕一本作離○光曰二子皆晦迹以避害過聖人則自顯或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

惡比或又問也

也咸曰言朔既不及此而世稱之過實何也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由此四事得名應諧似優似倡優○咸曰應諧謂應言而諧戲之如與倖倡郭舍人隱語者不窮似哲咸曰問則輒應如射覆見微者○祕曰變詐鋒出莫能窮者似智惠○光曰吳本哲作智今從李宋本正諫似直咸曰蓋諫上林斥董偃請焚甲乙帳者○祕曰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似峭直穢德似隱祕曰懷肉汙衣歲更娶婦似隱迹請問名曰談達〔道〕惡比欲知誰比○祕曰朔之名也談也達也何爲倫比談一本作諏字光曰宋本作請問名字達吳本作請問名談達今從李本音義引漢書朔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或問朔所爲當何以名之揚

抄宋本達作道

法言音義作諏達

舊本皆作諏達漢書曰朔諏達多端不名一行本或作談達又作名字達皆誤

抄宋本缺不窮似哲一句

子謂朔談諧敏達之人耳惡音烏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步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咸曰言朔非夷曠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弄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何所比哉○光曰李宋吳本皆云非夷尚容依隱玩世其滑稽之雄乎按漢書具載揚子之言恐諸家脫悞也今從漢書滑音骨言朔依託隱者以玩侮世人以詭譎欺時人不逢迕取禍也滑稽多智貞曲之貌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此問發於東方朔也

此則揚子固自處於下矣不愧楚龔乎

咸曰或以揚之短朔疑朔與惠同道故舉之為請○祕曰朔既非隱則柳下惠降志辱身言中倫行中慮豈非朝隱者也○光曰朝直遥切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君子不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飡○咸曰揚以或人用朔比惠故舉孟軻不恭之言以非柳下惠又以夷惠隘不恭二者雖皆不可然推而取之寧以伯夷餓顯為高終以柳下惠祿隱為下故曰古者高餓顯下祿隱猶奢寧儉易寧戚之義爾亦所以短朔也○光曰餓顯謂夷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妄譽音豫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光曰譽音余下同仁以褒善義以貶惡而妄以

毀譽加人是賊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同乎流俗合乎汙世。衆皆說之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者。孟軻論之備矣。○光曰鄉原謂所至之鄉徇衆隨俗求媚於人者。鄉訕謂所至之鄉喜造謗訕使人畏其口者或問子蜀人也請人祕曰問蜀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未聞。○祕曰仲元則其人也李仲元名弘見秦宓傳。○光曰人者蜀之賢人也仲元事見常璩華陽國志尤詳其爲人也奈何咸曰奈何猶曰如何曰不屈其意不累其身。光曰屨良僞切不以爵位屈其意祿利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

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隨時之義。治亂若鳳。○光曰有清和之美而無隘與不恭之失從衆而不害於義則可害於義則否如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乎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咸曰東國魯也左傳云下展禽即柳下惠也言夷惠得仲尼譽之名始聞○光曰絀與黜同惡音烏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咸曰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爲諫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捨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禹後爲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

光曰言王貢力學絜已而名著海內豈必遇仲尼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顯耀也要須著天而後天下見之○光曰言星之明非藻飾所能致以其居高故爲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著有位於朝故也曰若是則奚爲不自高光曰言仲元何不仕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主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元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祕曰仲元之不見察舉猶如或人豈能自達哉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咸曰貌端故見者肅然敬聞其言

者愀如也咸曰言正故聞者愀然謹○光曰愀親小在九二切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咸曰行溫故觀者穆然和但聞以德詘人矣咸曰詘人者使人而從已德也○光曰李本但作鄲音義曰古鄲但通用今從宋吳本未聞以德詘於人也咸曰詘於人者以已德而從人也○光曰言仲元德能服人而未嘗屈節仲元畏人也言可畏敬○咸曰言使人心服而畏之○祕曰人所畏服或曰育賁言夏育孟賁亦使人畏也○祕曰夏育孟賁皆衛人言其勇力亦人所畏也○光曰賁音奔下同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咸曰非心服之畏請條問其目也祕曰條目曰

從宋本增

但宋本作鄲

宋本有也字

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先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恥孔子憚焉。○祕曰孔子之所畏憚之 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僨諸。

揚子法言卷第十一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八

音問李奇曰領理所聞也師古曰純善領令也聞名也言君子之道能善其終而不失令名

師古曰蠢動也廸道也由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由檢押也音狎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揚子法言君子卷第十二 夫君子之所以為美而蔑延於衆萬豈惟於此而表其篇目者絶筭在乎孝至無以加之而已

李軌注

李軌 柳宗元註

宋咸 吳祕 司馬光重添註

君子篇

咸曰以淵騫道亞諸聖自非君子曷克然故次之淵騫

君子純終領聞 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令名也○祕曰君子之道純而終之受其令聞○光曰領郎定切聞音問君子既樂善以終又有令名聞於後世者以立言不朽故也

蠢迪檢押 蠢動也迪道也檢押猶隱括也言動則由於檢押○咸曰迪當訓爲蹈履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履蹈於法度○光曰檢押當

涎宗本改

作撿柙押戶夾切旁開聖則祕曰則法則也。光曰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譔君子祕曰君子小人在人所爲而已擇而行之區品彰矣。光曰論立言之是非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咸曰問君子何以能然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光曰弸普耕薄萌二切學成道充言動皆美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咸曰般羿之斤矢精之至也君子之言行正之至也。祕曰般輸之揮斤后羿之激矢猶如君子之言行素習於內發中繩準。光曰般音班中丁仲切稱尺證切稱者得事之宜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仁愛大德故柔屈其心節義大業故剛厲其志。祕曰木性則仁故柔金性則義故剛。光曰柔於愛人剛於去惡或問航不槳衝不薺有諸樓航不拖槳衝車不載薺曰有之或曰大器固不周於小乎光曰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航衝之器無所不施。咸曰君子之道惟變所適航衝之器主一而用注謂航衝無所不施反矣。光曰器械適於一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

尊行孟子者揚子以前無此特識

俗本作玄牛騂白誤騂息營切

咸曰允信也蹈履也言孟子於要言與德非惟苟且而知之亦能信而行之

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音智異於孔子者也祕曰知所知之道○光曰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孟子異乎不異道同於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彈駁數家侻合於教○光曰宋吳本侻作脫今從李本音義曰侻佗括切可也至于子思孟軻詭哉譏此則非詭○咸曰孔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孟軻之師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兼非子思孟軻此言非它數家則偶脫可矣至于非軻伋則邪詭也○祕曰荀卿非十二子若惠施鄧析之徒則脫異聖人之道巳至于子思孟軻不異者也是荀卿之詭說也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同出一門而異戶同述一聖而有非詭○光曰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爲不異前聖後聖法制玄合大同仁義祕曰純終也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睟○咸曰宗廟之牛貴純毛如黑赤白三色各純粹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祕曰韓吏部曰大醇小疵此之謂歟○光曰宋吳本牛玄騂白作[玄]牛騂白睟作粹今從李本[粹]與粹同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

宋本誤字

宋本戶異下無有字

宋本有其字

韓吏部送王塤出於此

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君子於玉比德焉禮記論玉備矣○咸曰隊衆也言玉之德衆乎不可盡形容之○祕曰隊猶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乎猶言垂之如隊其惟以德不可形狀○光曰[玩]當作刓音完謂廉而不劌[隊]直類切隊與墜同謂垂之如墜或闘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光曰周而不泰謂禮儀周備而無閼泰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祕曰爾雅曰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

宋本作之

宋本曰字

漢祕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向東者亦入沱漢而已言其異而小也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孔云沱東行○光曰言諸子之道雖時有小用而非順正不可以致遠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實録不隱故可採擇○咸曰司馬遷雖雜尚有禮樂儒學之說於聖人之道可取而用之於劉安溺異端之痼者也故曰鮮取焉○光曰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先史不可廢淮南鮮取焉爾浮辯虛妄不可承信○祕曰太史公實録猶如魯史舊文聖人將有取焉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典少有可採○光曰[鮮]息淺切空言雖辯博而駁雜迂誕可取者少必

也儒乎光曰聖道於是乎在作出作入淮南也或出經或入經○祕曰必也以儒爲名乎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作出作入雜而不純者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咸曰司馬相如文賦雖麗施用則少○祕曰相如文雖麗而寡於用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咸曰遷之學不專純於聖人之道至於滑稽日者貨殖遊俠九流之技皆多愛而取不忍棄之○祕曰不可以垂世立教者司馬遷皆敘而錄之是多愛不忍也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光曰仲尼稱管仲爲仁史魚爲直蘧伯玉爲君子之類亦多愛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咸曰非經謂之傳或人既聞揚子上論淮南子長之言愛奇而雜故因駮之而爲問也言甚矣彼傳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祕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止乎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愛義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刺客貨殖之類皆不忍去是愛奇也或人曰甚矣淮南子長之傳言不果全於聖人之道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苟非所能自可耳○咸曰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尚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道而果之哉誠爲不果純矣○祕曰內不果純文亦不果道矣人以巫鼓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言一曰巫鼓之傳奚徒不果而已乃復寄談謬以自大假不學爲高通故揚子既吐胸情之談又發巫鼓之義○咸曰

巫鼓聞疑爲是
天復本作又以巫鼓
脩異聞

宋本作奇
詠

夫巫左道者也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
人之道而已今大行於世復使人學之得其
雜說如左道之巫以鼓動其事惑夫衆者也
如淮南游仙化金之說鼓動末俗使其學之
非左道而何也○光曰音
義曰天復本人作又並闕
或問聖人之言炳
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歟
吁者駭
歎之聲
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
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
多變也
咸曰言五經支離萬事錯綜○祕曰
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
不可多
變也
曰聖人固多變
天縱之也○光曰聖
人志道秉常隨時應

物如天之陰陽
五行變化無窮
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
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
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聖人以妙外徃諸賢以方中來○祕曰通之
者聖也習之者賢也○光曰行下孟切下同
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
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盡其變通
聖人之書
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所以應無方也○咸
曰此論六子猶孟軻
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
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
然後有倫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
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

顏閔信未得其所以行
何以云未達一間哉揚子
蓋徒知尊聖人而不知聖
人可學而至者也

變○祕曰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瘁不爲少也○光曰言天之變化亦多也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祕曰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歸趣恐聖人率意而言故云多端○光曰謂問同荅異理相違或曰子未覿禹之行水歟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祕曰時有可否礙也水避礙則通于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咸曰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流雜者聖之礙故避之則行○祕曰隨時制宜不失其正理則通矣君子好人之好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

若不足也小人好己之好我者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物物而不識彼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祕曰與何等人○光曰與許也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祕曰禮進則進退而退祕曰義退則退曰孳孳而不知勌者也光曰勌與倦同殷中也退而退當作退而進言不以祿位之進退務進於道德而已故下文云請問退進或曰進退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爲

從宋本改

宋本作進進

進。後名先也。而天下鮮儷焉。秘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爲進少有其偶。○光曰鮮息淺切儷音麗顏回在陋巷不苟仕好學不倦是以退爲進（言少雙也）或曰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 秘曰若然則必退於道者何故小之。○光曰揚子謂聖人不遁于世不離于羣是小必退 曰必進易儷也必退易儷也 必苟也苟進則貪祿秋苟退則慕僞名也。○秘曰輕於進退者衆 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咸曰猶仲尼之於魯也用之則攝相事而輔夾谷淫女樂廢膰肉則歌之而行。○秘曰進之退之惟禮義所在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

從宋本李注增

宋本小作少

宋本無上也字

高識

等貴賤何如 懼者畏義也。此章有似駮雜子詰問莊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遂往而不反。所以辨之。㥯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言則得其意也。○秘曰人有如莊生之齊物者何如 曰作此者其有懼乎。光曰莊列之論如是 秘曰非聖人者無法懼有誅戮之責作此齊物之論然後以夷曠爲妙達曰道家流當然也禮曰行僞而堅言僞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光曰懼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寬 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爲囂囂（五刀切）秘曰夫死生異理貧富殊塗貴賤差等較然之義也而莊子託以道家遂以係表遠去忘言得意稱其齊一而好之者無不甘心焉是虛華之大者若信

從宋本李注增

此注當在有懼乎之下宋本㥯字作也

堯夫曰學以人事爲大

是言則吾以聖人六經之旨爲囂囂之虛語耳○光曰囂許驕切人好生惡死苦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謨徒囂囂然煩言耳

通天地人曰儒。道兼深奧○祕曰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極成乎五行主於至神運於六子管於聖人是謂通之其名曰儒

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伎藝偏能。○祕曰知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旨若子之道名曰伎藝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人理云云。萬物動靜無不由我以明彼者○祕曰若求仁而得仁○光曰作爲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

宋本作名

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咸曰言先自愛於人而人亦愛之

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咸曰言先自敬於人而人亦敬之

自愛仁之至也祕曰韓吏部曰博愛之謂仁

自敬禮之至也祕曰曲禮曰毋不敬

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祕曰未有不自愛敬於人而人愛敬於巳者也光曰敦仁所以自愛也隆禮所以自敬也

然字宋本並作而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死而不亡。名無窮也○咸曰故顏氏之子年雖夭而仁不能窮之也○光曰龍

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爲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祕曰秦皇漢武俱欲求之故問焉曰吁吾聞伏犧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祕曰魯城之北孔子葬所也言伏羲至孔子並聖人皆死爾○光曰文王葬於畢孔子葬於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祕曰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實者也光曰借使有仙亦如龍龜等非人類所能學也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

宋本李注

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光曰言聖人所以不學仙者道不同故也聖人務多知仙人務長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咸曰名惡名也實善實也言今之爲仙者惡名存也善實死也如始皇孝武至今爲天下笑非惡存而善死者乎○祕曰神仙者謂之羽化蟬蛻而升天是名生也其實則降年盡而死耳故曰實死○光曰安期羨門徒有其名而人未嘗見實死也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爲有咸曰仙本無也而盧生之徒以爲有非囂囂不逞者孰能○祕曰囂囂然方士之虛語爾囂囂之多則能使無爲有也○光曰多言之人

或曰宋本
提行起

今道家緣此變為淨名忠孝之說

喜妄說

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爲也咸曰言無以爲其實○光曰無用問爲有與無非問也咸曰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祕曰天地之間本無此理無無而問有有而問無皆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祕曰言惟問忠與孝之事耳○忠臣孝子偟乎不偟偟暇○咸曰忠臣謇謇於事君孝子汲汲於事親何暇其仙乎○祕曰偟暇忠孝之人何暇問無益之事乎○光曰偟音皇或問壽可益乎曰德光曰惟修德可以益壽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咸曰言顔回冉伯牛德而何不壽曰德故爾咸曰庸以長生爲壽聖以

不朽爲壽顔冉有德故不朽爾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德爾言復甚也○咸曰言假令顔行之殘冉行之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光曰顔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曰殘賊或壽曰彼妄也君子不妄論語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揚子之說亦猶此義○咸曰禮云庶人曰死死斯盡也死則盡無所聞矣如殘賊者安得不朽哉彼言不朽者乃欺妄也彼問亦以長生爲壽揚對終以不朽爲眷○祕曰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光曰君子修德以俟命不爲殘賊而冀得妄壽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因論神仙

宋本談

之事遂至原始要終以盡死生之說也○祕曰夫春生則秋殺陽始而陰終亦猶人也豈有假之然哉自然之道也○光曰天常春而不秋日常朝而不暮則人長生而不死矣

君子忠人況已乎小人欺已況人乎 夫至人其猶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者○言乎有其眞然後可以訓物況乃其身之不諭又安能諭諸人哉○光曰盡誠於人曰忠

揚子法言卷第十二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九

師古曰寧安也言大孝之在於尊嚴祖考安其神靈所以得然者以得四方之外驩心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第十

始於學問而終於孝至始終之義人倫之事畢矣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孝至篇

咸曰人道之大莫大乎孝孝道之全莫全於終故啓之手足沒且誠焉豈易量哉法言始於學而終於孝理亦粹矣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 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免孟驗孝治天下也○祕曰寧神奉宗廟也夫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光曰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宜若周

泥宗本改

孝德之本也故曰至

公然譔孝至祕曰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爲其始孝所以報本也故爲其終動天地
感鬼神者莫速於孝乎○光曰論孝及至德因叙漢室之盛
孝至矣將欲言其義所以歎其至○祕曰先王之至德一言而該光曰
至德要道一言而孝兼該百行無所不該聖人不加焉聖人無以加之是至
德也○祕曰該備也○光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父母子之天地歟○
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
於萬物萬物裕於天地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
於萬物也○咸曰正文當云萬物非裕於天地疑脫其非字一裕饒裕也天地生萬物非異

宋本有乎字 義作美

宋本有兩乎字

其報故能饒裕於萬物而萬物不能饒裕於天地也○光曰裕謂饒益優厚也揚子設爲
疑問以明天地則能裕萬物萬物豈能裕天地乎裕父母之裕不裕
矣養父母自以爲足者乃不足也○咸曰父母雖爲子之天地然俟其報與天地異也
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饒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
孝養之裕則不爲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祕曰父母有
餘裕於其子其子豈能裕父母哉以父母之裕而裕其父母不爲裕矣是父母裕於子也
常有餘子孝於父母也常不足○光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事父母自知
不足者。其舜乎。自知不足則是舜○咸曰舜所以愈裕而不自充足者懼

夫失所以孝養之裕也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祕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無須臾懈於心。○祕曰其心無懈○光曰不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故孝子養親惟日不足孝子有祭乎有齋乎祭嚴齋敬。孝子之事○光曰言齋重於祭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齋乎。亡形復存。荒絕復屬者。謂祭如在。○光曰屬之欲切謂齋之日故孝子之於齋。見父母之存也。祕曰見其居處語笑所樂所嗜謂思而見之是以祭不賓。夫齋者交神明之至故致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禮記論之備矣而發斯談者有慨乎時也。○咸曰祭不賓者孝子盡精極思而

從宋本改正

存夫親何暇乎賓之接也。○祕曰專乎所親○光曰賓謂敬多而親少。如待賓客。人而不祭豺獺乎九月豺祭獸。正月獺祭魚。豺獺猶有所先。人而不祭。豺獺之不若也。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生事愛敬。死事哀戚○祕曰問令世須死生盡禮方可謂能子乎○光曰此問荅不類疑下有脫文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祕曰萬石君石奮少子建皆以馴孝行謹官至二千石○光曰言父子孝謹相成或曰必也兩乎祕曰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爲美乎曰與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必不得雙。於斯二者。

當如堯之爲父舜之爲子。○咸曰子雲方論孝至而遽以萬石君父子與堯舜較短長得非傷君臣之道輕孝至之禮乎曰子雲之心蓋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之道者也何哉自天下之重莫大乎孝未有天子而無父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其禮雖異而其爲孝一也夫孝君行之於上而臣行之於下則四海莫不孝矣四海皆孝則忠臣得矣故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由是言之子雲所以重孝至而謹君臣亦明矣有旨哉子雲也學者辨之。○祕曰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不若使堯爲父而舜爲子不必兩也堯子丹朱不肖舜父瞽瞍頑雖有如無。○光曰父子俱聖尤美

子有含（本亦作唅音同）菽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孝也人曰僞如之何

含食也菽豆也。○咸曰言人有自含食其菽縕被絮而能致滋甘之味美麗之服於其親思以爲孝或非之以爲僞何如也。○光曰縕於盆切含菽非食縕絮惡衣

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

咸曰言設有人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輟而歸誰曰非乎言亦可以爲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儻乎不輟則亦可爲孝矣三月者時一變也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爲儒矣。○祕曰巳欲孝。斯孝矣。巳欲儒斯儒矣。誰其非之。○光曰服儒衣讀儒書經時不輟斯亦儒矣

或曰何以處僞

咸曰問何以見其僞者。○祕曰爲之則真何以居僞

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僞。

咸曰禮云道不可斯須離其身可離非道

宋本無二之字

也所以君子慎其獨矣故有人則修而作之無人則輟而止之非僞而何君子恥之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不爲名之名其至矣太上以德自然之美非至而何。祕曰君子行善其名自彰至矣爲名之名其次也。力行近仁斯亦次矣祕曰欲求善名而行爲次也。光曰畏惡名慕善名猶有所恥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皐陶之謂嘉光曰言不以聖人之正道佐其君者皆非忠嘉或曰邵如之何咸曰邵猶繼也言欲繼稷契皐陶者如之何而可。祕曰邵高也欲高之則如之何。光曰問稷契皐陶道高不可及奈何曰亦勗之而已勗勉。咸曰言欲繼稷契皐陶者當勗勉其道而已庳則秦儀鞅斯亦忠嘉矣[音婢下也]庳下也。此所以微言貶乎漢臣而爲王莽之將相者。○祕曰勗勉也庳下也言人欲自高則勉行而已如其庳下而不能自勉則秦儀鞅斯亦可謂之忠嘉矣蓋言其自足也。○光曰庳音婢若嫌論太高而卑之則陷入於徂詐矣堯舜之道皇兮祕曰皇美。夏殷周之道將兮祕曰將大。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令。祕曰延其美大之光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平水土也。殷周以其伐聖德同而禪伐異者。隨時之義一也。此又寄言以明其旨焉。五

宋本有乎字而作如

宋本作謂之

君應乎天。順乎人。王莽違乎人。逆乎天。○祕曰以是爲美大之次○光曰皆盡美盡善

或曰。食如螘。言精細也○光曰螘與蟻同衣如華。服文彩也朱輪駟馬。光曰宋吳本於此有受天字今從李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祕曰受天子之金朱煌煌然無乃已泰乎○光曰謂富貴者如此無乃泰侈

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爲泰。言當理也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如青絲繩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攜爲泰矣。况可滑天乎○咸曰綸青絲綬也。諸本註皆作青絲繩。蓋傳之誤也○光曰綸古頑切。又音倫。李宋本通

猶爲宋本作此亦況下有可字

讓萬國謂羣后德讓

闕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

或曰。勉。勉勵○咸曰能一勉而修則五得之矣○祕曰非勉則不復其性

或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咸曰言古有力者能扛鼎揭旗。夫智德亦有能之乎○光曰揭渠列切

音江

曰。百人矣。此力百人

便能敵之。德諧頑嚚。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以禪禹也知情天地。與天地合其德。知鬼神之情狀○咸曰知情天地者。言知天地之情○光曰知與智同形不測。光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惟聖人能形容之百人乎。人見其形而不能測其量。非百人之倫也○咸曰此子雲黜力而尚德者也○祕曰知天地之

宋本無之字者字

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秘曰若順禔宜讀如媞爾雅曰媞媞安也。光曰禔是支切又杜奚切又音支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安其上明而光其下。堯舜爲君也。順而安其上。舜禹爲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傾覆其上。篡位居攝則暴亂其下也。秘曰明而光其下法天也順而安其上法地也。光曰光謂能顯忠遂良安謂能順美救惡或曰聖人事異乎咸曰言聖人亦以妖異爲事乎曰聖人德之爲事秘曰德盛則無異異亞之秘曰見異修德者次之故常修德者本也咸曰猶堯舜常

宋本作所以

修其德異之也何見異而修德者末也咸曰猶太戊武丁見異而後修非上德矣故爲之末焉。秘曰失於常德災異乃見修而禳之事在末後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惑此之甚者必亡矣。咸曰猶桀紂本末不修其亡忽焉。光曰災異應時君之德故以德爲本異爲末天地之得斯民也得養育之本。故能資生斯民也。秘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斯民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是人與萬物齊生而最靈者也班固曰夫人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故曰得斯民斯民之得一人也得資生之業是故係之一人也。咸曰言斯民之衆在得一人而治之也。秘曰書曰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

亂一人之得心矣。一人之得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爲心○咸曰言一人之責在得民心而後能長久也故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所以亡矣○秘曰五行志曰思心之不睿是謂不聖又曰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一人之得心矣○光曰天地因人而成功故天地之所以得其道者在民也民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君也君之所以得其道者在心也吾聞諸傳。秘曰傳記謂論語○光曰傳直戀切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咸曰邵美也○秘曰邵亦高也老則不貪而有德彌高者雖聖人何以加焉是孔子之徒與。王莽少則得師力行老則詐僞篡奪故揚子寄微言而歎慨焉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光曰宋吳本作有始而無歟有終而無始歟音義曰天復本寧作愈今從李本孰寧寧爲誰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病篡之深故有先瘳之喻○秘曰德寧有終也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爲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秘曰一人有道而天下治故曰小謂寡治衆也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秘曰一人之得心矣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深識聖義是俊傑也○秘曰知哲於聖人之道俊哲也秀穎德行之

世德堂刊　揚子卷十

宋本渺

謂洪禾之秀其穎猶人之洪其道也禾秀穎則實結人崇道則德聞洪大○祕曰秀
穎於德行洪秀也○光曰知哲當爲哲知言哲能知聖人之道不溺於異端智之俊者也
秀謂材秀能修德行使穎出於衆秀之大者也君子動則擬諸事事
則擬諸禮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則不擬○咸曰擬非作凝或也擬據也言君
子不妄其動乃據事而後動不僞其事乃據禮而後事○祕曰凝成也君子不妄動動則
成於事事則成於禮凝一本作擬○光曰吳本擬作〔凝〕今從李宋本擬度也動則度其事
之可否事則度於禮爲是爲非或問羣言之長丁丈切羣行之丁孟切下同宗曰
羣言之長德言也咸曰謂由德而言乃爲羣言之長羣行之

宗德行也咸曰謂由德而行乃爲羣行之宗或問泰和咸曰問太
平和樂之道○光曰天下和平之至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
及詩温温乎其和可知也發號出令而民說之○咸曰言觀書
二典詩小大雅見唐虞成周之盛信泰和矣○光曰言千載之後觀其詩書猶温温然和
樂況生其世乎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
習治也咸曰習積習也言由成王來積習爲治○祕曰習治習見治世之事齊
桓之時緼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緼亦亂也○咸曰齊
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遺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而求盟桓公退次召陵與之盟以

揚子亦以關雎爲康后之詩

魯詩之說也

禮楚也。祕曰縕亦亂也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習亂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按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邵陵左傳無美之之文子雲據公羊而言也

故習治則傷始亂也

傷悼。咸曰太平之民追歎舊亂。祕曰習見治世之事覩始亂則傷之始亂謂幽厲之時也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覩周道幽厲傷之。光曰先儒多以爲周道衰詩人本諸衽席關雎作故揚子以爲始亂

習亂則好始治也

好樂。咸曰久汙之俗喜安少治。祕曰習見亂世之事覩始治則好之始治謂邵陵之盟也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

允信懷至。祕曰漢之有德信能懷服遠人。光曰允謂信及四夷懷謂遠人來服

鞮當作鯷漢地里志會稽海外有東鯷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來献見匈奴傳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王莽欲説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故曰北女也非女國

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

明此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祕曰言漢德之盛四夷來貢信能懷遠矣而歷世少及焉此所以明漢興者天之本也黃支南蠻去合浦日南三萬里大夏西戎去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或傳寫之誤、當言北鞮東女、匈奴謂漢曰、若鞮、自曰呼韓邪後、見漢(諡)帝爲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哀帝建平四年烏昧留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是也東夷有東女國西羌別種也西海有女國故云東女國。光曰[鞮]都奚切、[鮮]悉淺切、鞮蓋東夷國名女女國也

葢葢聖德遠人咸慕上也

葢葢大也。

宋本作荒荒。

○咸曰猶唐虞之世○光曰李本芒武義璜
芒作荒荒今從宋呉本〔芒〕謨聿切下同
璜兵征四方次也咸曰如商周之代○祕曰璜璜猶言煌煌也以兵伐
四夷者次也○光曰〔璜〕音黄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
師無次也宗夷者四方羣夷也○咸曰猾亂也蠢迪猶陵践也王人王室之官
言五霸六國然也○祕曰宗夷猶言夷族也
蠢動也迪蹈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蹈
我邊疆而犯王人又屈國喪師焉無禦戎之
次也○光曰蠢動迪蹈也中國微弱四夷交
侵騷動蹈藉天下之民辱國喪衆無次言
最下也此汎論王者御夷狄之道然也麟
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咸曰言帝世泰和麟儀儀而馴

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祕曰泰和之百官
皆如麟鳳之時儀儀然有義師師然衆蓋其
至也○光曰儀儀師師皆和整尚德之貌以喻德服四夷螭丑知切虎桓桓仁少威多
咸曰桓桓嚴也言王世以武戡禍亂嚴不失正鷹隼財千切又側棱切獮獮攫撮急疾○咸曰獮
獮暴也言彊霸之世專爲兵詐暴而欲殘未至也未合至德○咸曰言桓桓獮獮
比之帝世泰和則皆未至也祕曰非泰和之
百官皆如螭虎鷹隼之時桓桓武貌獮獮然
鷙飛貌於其道未至也○光曰〔獮〕財干側板二切桓桓武貌以喻用兵威服遠方或
曰訩許容切又詡拱切訩北夷光曰〔訩〕翔拱切又音凶訩訩喧嘵之貌被我純繢
純繢繢畫○光曰〔繢〕音會帶我金犀金金印犀劒飾珍膳寧鍸寧鍸

宗本鍸

作泰則與下可不享乎不相應

此即謀單于求朝之意

鍚其口也○咸曰言安然而饗珍膳不亦享乎嫌禮胡如此太盛也○祕曰諭夷衆語貌北夷南單于也被我純績之衣裳帶我金璽犀飾之鍚常珍之膳以安然鍚其口不亦施饗禮之盛乎南單于呼韓邪願爲蕃蔽而漢賜之冠帶衣裳黃金璽太官御食之類○光曰享當作亨亨猶泰也謂宣帝以後單于朝服漢以繒絮衣食厚撫之

曰昔在高文武實爲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爲北藩是爲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言如此不可不以盛禮待之也○祕曰高祖圍乎平城文帝不雪憤辱之耻孝武亟與邊略實爲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扞禦北虜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光

罷通西域專事匈奴班史立論皆本揚子

鳥夷東北之夷也爲貢鳥夷皮服

曰爲兵主者謂高帝得天下之後文帝武帝承平之時兵所以不得息者正以匈奴之故也今幸而得其臣服豈可不厚撫之使之雖叛愛小費而就大患乎

龍堆以西白龍堆也大漠以北鳥夷獸夷鳥夷獸夷者衣鳥獸皮毛郡勞王師漢家不爲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爲郡屬者也若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爲此也○光曰鳥夷獸夷言其如鳥獸郡勞王師漢家仁明之主所不爲

朱崖之絕與專切捐之力也朱崖南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勸往征之賈捐之以爲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元帝聽之事在漢書

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光曰朱

宋本作忽下有此字

宋本作敍

匪島夷云介鱗故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殷冨阜盛明道信義光曰行義使民信之致帝者之用光曰極其事業成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光曰粒食謂中國之民粲也晏也粲文采晏和柔○祕曰粲然明盛晏然安和享于鬼神不亦饗乎實受其福○祕曰民神之主也民之豐阜則神饗其祀也○光曰此言王者不應疲弊中國與遠夷爭雄也天道勞功祕曰勞而成功○光曰勤勞然後有成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日也考成也載歲也曰功周而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光曰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

其功也或曰君逸臣勞何天之勞言於人事則君逸臣勞也天爲君四時行百物生以喻其勞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機衡○咸曰言人君之道各有其官已弗親之故於事則逸然修德不暇日愈新之故於道則勞○祕曰生萬物地也而天道則勞矣以其運行不息也理萬事臣也而君道則勞矣以其修省不暇也○光曰天則無爲自然而萬物生成君則垂衣端拱而百姓乂安是其事逸也天則陰陽徃來生生日新君則求賢訪道一日萬幾是其道勞也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或以此爲媚莽之言或以爲言遜之竊也吾乃以

宋本謂

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已前之美爾
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也揚子所以
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藏
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
乎○宗元曰阿衡之事不可過也過則反(矣)○
戚曰成王幼太甲昏勢亦殆矣然周公居叔
父之尊伊尹當阿衡之重二公可取而不取
卒以忠勤復辟而正之夫舉其可取不取之
因明其不可取而取之事則子雲之罪莽亦
大矣○祕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
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
於阿衡明其篡也伊周聖人之居師保者漢
公王莽也懿美也過謂不止也班固曰莽知
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
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子雲因其假也故
以伊周為言○光曰法言之成蓋當平帝之

宋本作以
末有矣字

世莽專漢政自比伊周欲興禮樂致太平上
以惑太后下以欺臣民附己者進異己者誅
何武鮑宣以名高及禍故揚子不得不遜辭
以避害也亦猶薛方云堯舜在上下有巢由
也當是之時莽猶未篡人臣之盛者無若伊
周故揚子勸以伊周之美欲其終於北面者
也或曰揚子為漢臣漢士不能死何也曰國
之大臣任社稷之重者社稷亡而死之義也
向使揚子據將相之任處平勃之地莽篡國
而不死良可責也今位不過郎官朝廷之事
無所與聞柰何責之以必死乎夫死者士之
所難凡責人者當先恕己則可以知其難矣
或曰揚子不死可也何為仕莽而不去曰知
莽將篡而去者龔勝是也莽聘以為太子師
友卒不食而死揚子名已重於世茍去而隱
處如揭日月潛於蒿萊庸得免乎或曰揚子

不去則已何必譽莽以求媚豈厭貧賤思富貴乎曰昔晉袁宏作東征賦不序桓彝陶侃猶爲桓溫陶胡奴所切儻以敏捷自免況揚子作法言品藻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而獨不及莽莽能無耻且忿乎此杜預所謂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且揚子自謂不汲汲於富貴不慼慼於貧賤始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此豈非言行相副之明驗乎古今之人能安恬如此者幾希而子乃疑其求媚而思富貴不亦過乎使揚子果好富貴則必爲莽佐命不在劉歆之下矣

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言人民衆多富盛也○宗元曰揚子極陰陽之數此言知漢祚之方半耳○咸曰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强篡而立復暴磔如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年光武果定豈非驗乎○祕曰子雲上稱漢德之允懷中言王莽之不正下言漢載之中天是觀民思漢德莽爲不道必有中興之義且明德之不可已也如是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以禮明之也子雲曰漢二百一十載而中天以德明之也是知子雲其聖人之徒歟漢高祖元年至孺子嬰二年凡二百一十四年自王莽稱建國元年至獻帝延康元年凡二百一十二年○光曰庶者庶幾於治也

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

渼井刑免人役事皆
見王莽傳
班固典引皇哉唐哉本
此

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言若盡此諸美以濟勉人者無美唐虞之世也○咸曰勉當爲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廱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道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遏之役則唐堯如矣○祕曰漢之中天惟是盛德之符設使行辟廱校學禮樂輿服之事復其井田象刑勉勵其人役於百執事者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光曰容爲之容飾表表其尊卑役用也用唐堯故事

監本五臣音註揚子法言卷十

絳雲樓舊藏李注揚子法言序篇在末卷末清本書次序
後轉入泰興季氏又歸傳是樓

此校本揚子法言李注十三卷沈寶硯先生筆也舊藏滋蘭堂朱氏余於己酉冬曾假歸手錄一本而急還之蓋文游年老愛書即欲售去仍復不輕與人故借錄而未議交易後每從旁人探問消息聞已爲桐鄉人買去心甚怏怏今茲冬仲五柳書居主人陶蘊輝購書于滋蘭堂是書尚在緣重復歸余、喜甚以為寒暑六更再逢故物書緣未了當作如是觀乾隆乙卯冬至後六日吳郡棘人黃丕烈題于養恬書屋之北牕

右所據乃司馬溫公所謂李祠部注本及音義宋咸爲精詳者今李注補正善矣而音義頗多不能別識於此恨何校之不密也賈人錢景開言桐鄉金德輿曾以宋槧大字揚子進呈未知即此所據與否

己未六月顧廣圻借讀并記

東京圖書館藏